

金石簡帛詩經研究

于 苒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石簡帛詩經研究/于蒨著.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10

ISBN 7-301-07447-6

I. 金… II. 于… III. 詩經-文學研究 IV. I 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4289 號

书 名: 金石簡帛詩經研究

著作責任者: 于 蒨 著

責任編輯: 馬辛民

標準書號: ISBN 7-301-07447-6/ H·1021

出版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cbs.pku.edu.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2025

電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華倫圖文製作中心 82866441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8.125 印張 213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15.00 圓

目 錄

序	1
---------	---

上篇 金石簡帛與四家詩異文彙考

凡例	2
國風	3
周南	3
召南	10
邶風	19
鄘風	43
衛風	46
王風	61
鄭風	63
齊風	69
魏風	72
唐風	76
秦風	80
陳風	84

檜風	85
曹風	86
豳風	94
小雅	97
鹿鳴之什	97
南有嘉魚之什	101
鴻雁之什	105
節南山之什	105
谷風之什	114
甫田之什	121
魚藻之什	123
大雅	127
文王之什	128
生民之什	135
蕩之什	140
頌	149
周頌	149
魯頌	152
商頌	153

第二十簡	212
第二十一簡	214
第二十二簡	218
第二十三簡	220
第二十四簡	222
第二十五簡	224
第二十六簡	226
第二十七簡	229
第二十八簡	233
第二十九簡	235
參考文獻	239
後記	247

第二十簡	212
第二十一簡	214
第二十二簡	218
第二十三簡	220
第二十四簡	222
第二十五簡	224
第二十六簡	226
第二十七簡	229
第二十八簡	233
第二十九簡	235

參考文獻

後記

上 篇

金石簡帛與四家詩異文彙考

凡 例

1. 本篇以出土銅器銘文、簡帛書、漢石經中的詩經文字與四家詩彙校，錄出土文獻與四家詩異者，考其原委，兼及鄭箋改字者，辨其是非。
2. 分篇目、異文、考釋排列。
3. 先列篇目及金石簡帛詩經異文，隨出毛詩以對照，後加考釋。
4. 考釋部分旨在辨析異文性質，對實質性異文作出深入考證，文獻證據確鑿者，作出結論。
5. 所列毛詩爲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6. 漢石經魯詩採自馬衡《漢石經集存》。
7. 阜陽漢簡詩經採自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詩經》（《文物》，1984年第8期），除個別文字重新隸定外，其餘文字皆依《阜陽漢簡詩經》的釋文。

國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孔子詩論》第三簡^①：邦風丌内勿也
第四簡：邦風氏也

邦：今本毛詩作國，當是漢人避劉邦諱而改。

周南

《關雎》

1. 漢石經魯詩碑圖第一面第二行：仇

郭店楚簡《緇衣》第二十一章引詩：君子好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緇衣》引詩：君子

毛詩周南《關雎》首章尾句：君子好逑

仇：毛詩作“逑”，齊詩作“仇”。毛傳：“逑，匹也。”鄭箋云：“怨耦曰仇。”鄭箋改逑作“仇”。《說文》：“仇，讎也。”段注：“讎，猶應也。《左傳》曰：嘉偶曰妃，怨偶曰仇。按，仇與逑古通用。辵部怨匹曰逑，即怨偶曰仇也。仇爲怨匹，亦爲嘉偶。如亂之爲治，……周南君子好逑與公侯好仇義同。”

段玉裁《詩經小學》：“鄭箋：‘怨耦曰仇。’《釋文》：‘逑，本亦作仇。’按：《兔置》：‘公侯好仇。’《說文》：‘逑字注：怨匹曰逑。’《左傳》：‘怨偶曰仇。’知‘逑’、‘仇’古通用也。”

《爾雅·釋詁》：“故、郤、盍、翕、仇、偶、妃、匹、會，合也。”又，“仇、讐、敵、妃、知、儀，匹也。”匹，有對立之匹，匹敵是也。

^① 此編號爲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整理者的編號。

也有統一之匹，匹配是也。匹，有正反二訓，仇，亦有正反二訓。王筠《說文解字句讀》云：“仇讎之訓，美惡皆有之。”毛傳訓“逌”爲匹，鄭箋卻只訓仇爲怨偶，僅執其一端，有失偏頗。君子好仇之仇，并無“嘉”“怨”之分，猶今言伴侶而已。

：今本毛詩作“好”。《玉篇》：“𠄎，古文好字。”上海簡“好”字正作“𠄎”，知《玉篇》所云並非虛言。

、𠄎：金文仇字有從戈、求聲者，中山王鼎仇字作𠄎，左旁字形不明，有人認爲是求字之譌變，作為聲符。但是，細觀竹簡照片，𠄎字左旁無論如何也不像是求字或其變體。𠄎字當釋爲戟，郭店楚簡《緇衣》第十章引詩“執我仇仇”，仇字亦作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緇衣》引詩“執我仇仇”，仇字作𠄎，亦是戟字，從各從戈之戟字見於金文，字作𠄎，與上海簡作𠄎正合。

，左上所從當是“求”的譌變，所以，此字應是從“求”得聲而讀爲“仇”。

仇，群母幽部字，各家無異議；戟，上古音歸部各家有分歧，段玉裁、孔廣森、江有誥入魚部，王力、周祖謨入鐸部。從郭店簡、上海簡“戟”字假借爲“仇”來看，還是入魚部爲是（魚幽旁轉）。

2. 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五行》引詩：茝芍
□□□昧求之求之弗得晤昧思伏 才 才媿轉反側

毛詩周南《關雎》第二章後兩句、第三章：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茝芍：毛詩作“窈窕”。《說文》：“茝，乾芻，從艸，交聲。一曰牛蘄草。”又，“芍，鳧茝也，從艸，勺聲。”茝芍，此處於詩無義，當是“窈窕”之假借。茝，上古音見母宵部字；窈，上古音影母宵部字，茝、窈二字疊韻鄰紐，是以“茝”假借爲“窈”。芍，上古音端母藥部字；窕，上古音定母宵部字。宵藥對轉，端定旁紐，是以“芍”假借

爲“窈”。

弗：毛詩作“不”。《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又，“弗，矯也。”毛詩字作“不”，是正字，帛書字作“弗”，是假借字。經典不、弗常通用。僅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所列就有一百三十多例。不，上古音幫母之部字；弗，上古音幫母物部字。之物通轉，是以“弗”假借爲“不”。

唔昧：毛詩作“寤寐”。唔，《說文》所無。當以“吾”爲聲符而與“寤”通。《說文》有唔字，唔下引詩云：“唔辟有標”。此詩句是邶風《柏舟》第四章尾句，今本毛詩“唔”作“寤”。王筠《說文釋例》云：“以唔寤聲同而借之也。”

昧，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釋讀爲“昧”，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釋讀“昧”。《說文》：“昧，日不明也。”又，“昧，昧爽，且明也。”無論釋爲“昧”還是釋爲“昧”，當都是“寐”的借音字。

伏：毛詩作“服”。毛傳：“服，思之也。”鄭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說文》：“服，用也。”小篆作服。從字形來看，並無“思”義。毛傳失之矣。鄭箋不破序意，以后妃服事“君子”釋之，亦非矣。上海簡《孔子詩論》，講到《關雎》“君子好色”及“以色喻於禮”。通觀全詩，立足點在君子，不在后妃。君子先好色，而後知禮，才是《關雎》之義，所謂“關雎之改”。^①

《說文》有 字：“ ， 治也。”小篆作綾。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凡服事、降服，經傳皆作服，而 廢矣。”商承祚《福氏所藏甲骨文字考釋》：“ 即服之本字”。

《說文》：“伏，司也。”段注云：“司，今之伺字。伏伺即服事。”《關雎》所言既然不是后妃服事“君子”，而是君子先好色後知禮，“伏伺”之伏當是“服”的假借字，實際上，是假借爲“ ”。

《易·繫辭》：“服牛乘馬”，服，駕馭、使用之義。“服”不是淑

① 參見本書下篇。

女所思之事，而是君子所思之事。君子所思者何？當然是淑女。思淑女者何？男女之事耳。

：毛詩作悠。毛傳：“悠，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經典釋文》：“悠，音由。”《說文》：“悠，憂也。”

，今譌變爲繇。《說文》小篆作𠄎。《說文》：“𠄎，隨從也。由或 字。”，此處於詩無義。，上古音喻母宵部字；悠，上古音喻母幽部字。宵幽旁轉，“𠄎”當是“悠”的假借字。

才：毛詩作“哉”。古“才”常通“在”、“哉”。金文“在”多作“才”。《說文》：“才，草木之初也。”段注云：“引伸爲凡始之稱。《釋詁》曰：‘初、哉，始也。’哉即才，故哉生明，亦作才生明。”《爾雅》邢昺疏云：“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聲近借为哉始之哉。”邢昺先言“才”是“哉”的古文，又言以聲近借为哉始之哉，所言自相矛盾。

金文“才”“哉”別爲兩字，許氏《說文》“才”“哉”亦爲兩字。《說文》：“哉，言之間也。”“哉”是語助詞。《爾雅·釋詁》“初、哉，始也”之“哉”，《書》“哉生魄”之“哉”，皆是“才”之假借字。

此處引《詩》之異文，卻是“才”假借爲“哉”之一例。才，上古音從母之部字；哉，上古音精母之部字。才、哉二字疊韻旁紐，所以互爲假借。

媿：毛詩作“輓”，齊魯韓三家作“展”。媿，《說文》所無。《廣雅·釋詁》：“媿，好也。”《玉篇》：“媿，好貌。”媿，此處於詩無義。媿、輓都是元部字，“媿”當是“輓”的假借字。

樽：毛詩作“轉”。《字彙》：“樽，楚人謂圓爲樽。”樽，定母元部字；轉，端母元部。轉、樽二字疊韻旁紐，是以“樽”假借爲“轉”。


廁：毛詩作“側”。《說文》：“側，旁也。”“廁，清也。”段注云：“古多假廁爲側”。如《史記·張釋之傳》“北臨廁”、《漢書·汲黯傳》“上踞廁視之”是也。廁，上古音清母職部字；側，上古音精母職部

字。廁、側二字疊韻旁紐，是以“廁”假借爲“側”。

3.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孔子詩論》第十簡： 疋之改^①……

毛詩周南有篇題《關雎》

：今本毛詩作“關”。關，《說文》小篆作關， 即關字。

疋：毛詩作“雎”。《說文》：“疋，足也。上象腓腸，下從止。弟子職^②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爲《詩》大雅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小篆作疋。許氏所列義項均見於文獻。郭店楚簡《老子》甲第二十八簡，“疋”讀爲親疏之“疏”。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第九簡，“疋”讀爲“胥”。段氏注對疋字的多義及作為其他字的或體的現象做了解釋，“此謂古文假借疋爲雅字，古音同在五部也”；“以形相似而假借”足字；以“同音假借”胥字。關雎之“雎”字作“疋”，不見於其他文獻，當是音近通假。疋、雅，上古音都是魚部字，古璽文“雅”字作，所從左旁與“疋”相似。


《葛覃》

郭店楚簡《緇衣》第十九章引詩：備之亡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緇衣》引詩：備之亡

毛詩周南《葛覃》第二章尾句：服之無斃

備：毛詩作“服”。《說文》“備，慎也。”備，此處於詩無義。古無輕唇音，經典中“備”“服”多通用。王引之《經義述聞》作過鈎沈稽考。《左傳》定公四年：“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正義曰：“服虔云：‘備物，國之儀^①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

① ，應隸定為改，詳見本書下篇。

② 《管子》篇名。——引者注

① 儀，阮刻本作職。

儀之物，若今織扇之屬，備賜魯也。’杜不解備物，則與典策爲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凡之類，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王引之《經義述聞》第十九卷備物典策條云：“服解備物未確，孔合備物與典策爲一，尤屬未安。竊謂備物即服物也，經傳多言服物。《祭義》曰：‘以具服物以脩宮室。’《周語》曰：‘亦唯是生死之服物采章’，又曰‘服物昭庸，采飾顯明’，皆是也。土田陪敦，祝宗卜史，服物典策，皆四字平列。服與備，古字通。《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漢書·王莽傳》‘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即盡服厥辜。皆其證。”備、服，上古音都是並母職部字，備同音假借爲服。

亡：毛詩作“無”。亡，上古音明母陽部字。無，上古音明母魚部字。魚陽對轉，故“亡”“無”通假。

、：毛詩作“斲”，今本《禮記》引詩作“射”。毛傳：“斲，厭也。”《說文》：“斲，解也。詩曰‘服之無斲’。斲，厭也。”

應隸定爲“𠄎”，應隸定爲“𠄎”。射，籀文作射，不從寸，從矢。從矢從兒省，當是“射”字的異體。𠄎，小篆作𠄎，最初當是從目從倒矢，是“𠄎”字的異體，即“射”字的另一異體，後譌變爲“𠄎”。懞、𠄎、射、斲，上古音同爲喻母鐸部字，懞、𠄎、射同音假借爲“斲”。

《卷耳》

1.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第二十九簡：倦而不智人

毛詩周南有篇題卷耳

倦而：毛詩作“卷耳”。“倦而”因近音假借爲“卷耳”。

2. 阜陽漢簡詩經 S001^①：諛我馬屠諛我

毛詩《卷耳》第四章：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諛：毛詩作“矣”。《說文》：“諛，可惡之詞，從言矣聲。一曰諛，然也。”段注云：“《漢書》唉作諛。師古曰：‘諛，歎聲。’”《說文》：“矣，語已詞也。”胡平生認為此處“諛”通“矣”，“用为語已詞”。

②

屠：毛詩作“瘠”。毛傳：“瘠，病也。”《說文》“瘠”下引詩作“瘠”。《經典釋文》：“瘠，音塗，本又作屠，非。”《說文》：“屠，剗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屠，假借爲瘠，詩《鴟鴞》‘予口卒屠’。”阮刻本作“予口卒瘠”，《經典釋文》：“屠本又作瘠”，由是可知，陸德明所見本作“屠”，朱駿聲說當是本此。屠，瘠，上古音同是定母魚部字，是以假借。

《樛木》

1. 阜陽漢簡詩經 S002：南有柎木 八字

毛詩有篇題樛木，全詩四十八字。

柎：今本毛詩作“樛”。毛傳：“木下曲曰樛。”《經典釋文》：“馬融、韓詩本並作‘柎’，音同。《說文》以柎爲木高。”阜陽漢簡詩經字作“柎”與韓詩同。

2.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第十簡：椽木之時

① 此編號爲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詩經》的編號（《文物》，1984年第8期），釋文亦以《阜陽漢簡詩經》爲據。

② 胡平生《阜陽漢簡詩經異文初探》，《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36頁。

楛：今本毛詩作“樛”。《說文》：“楛，櫟實。一曰鑿首。”楛，此處於詩無義。楛，當是“樛”的假借字。楛，上古音群母幽部字，杓、樛，同是見母幽部字，與楛疊韻旁紐，是以“楛”假借為“樛”。

《兔置》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第二十三簡：兔蘆刀甬人則吾取

兔蘆：毛詩作“兔置”。毛傳：“兔置，兔罟也。”據《爾雅·釋草》“蘆”是“藟”的別名。蘆，於詩無義，當是以且得聲，而借為置。或許兔置，以蘆草編成。

召南

《采芣》

阜陽漢簡詩經 S004：于時于以用

毛詩《采芣》第一章：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時：毛詩作“沚”。毛傳：“沚，渚也。”《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止祭地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時，假借為沚。左隱三傳：‘澗溪沼時之毛’，《釋文》：‘時，本作沚’。”沚、時，上古音同為章母之部字，是以“時”假借為“沚”。

《草蟲》

1. 漢石經魯詩碑圖第一面第十六行：遘

毛詩《草蟲》三章皆有“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遘：毛詩作“覯”。毛傳：“覯，遇。”鄭箋：“既見，謂已同牢而

食也。既覲，謂已昏也。《易》曰：‘男女覲精，萬物化生。’毛鄭都以“覲”爲男女之媾合。《說文》：“覲，遇見也”、“遘，遇也”。（阮刻十三經本《周易》覲作構）段注以毛傳釋“覲”爲“遇”而認爲毛詩之“覲”通“遘”。陳喬樞《詩經四家異文考》及《三家詩遺說考》據《爾雅·釋詁》邢疏引此詩作“遘”，斷定魯詩此字作“遘”。漢石經魯詩出，證明陳喬樞的推斷是正確的。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說文》：‘遘，遇也。’‘覲，遇見也。’上言見，下不當複言遇見，魯詩作遘義長。”王說是矣。

2. 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五行》引詩：未見君子，憂心 。亦既見之，亦既鈎之，我 說。

毛詩《草蟲》第二章第三至第七句：未見君子，憂心 ；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說。

：音義不明。或是役字，役、憊，都是端母月部字，是以假借。

之：今本毛詩作“止”。毛傳：“止，辭也。”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有《〈詩經〉中止字辨釋》一文，認爲由於在古文中，之、止的字形極爲相似，因此，詩經中止之二字存在譌誤問題，指出詩經中有的止字應該是之字的譌誤。其中，于先生認爲“亦既見止、亦既覲止”的止字應該是指代詞之。僅從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五行》引“亦既見之，亦既鈎之”來看，于省吾先生的推斷並非虛言。

但是，出土文獻也有相反的例證。郭店楚簡《五行》第九簡、第十簡套引詩：“未見君子憂心不能憊憊既見君子心不能兌亦既見 亦既詢 我心則”，其中的 字，上從之，下從止，此字在郭店簡中出現 13 次，都釋作止。例如郭店楚簡《緇衣》第四章引毛詩小雅《巧言》第三章尾兩句：“非其 共唯王 ”，今本毛詩作“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與 在同一句中出現， 字當釋作“止”，已毫無疑義。按照